

司马翎作品集

品读珍藏本

上

饮马黄河

司马翎·著

章培恒 总序
杨晋龙 导读

司马翎——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

奇险惊幻 推理斗智 武侠经典



当代世界出版社

司马翎作品集

品读珍藏本

上

司马翎·著

饮马黄河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饮马黄河. 上册/司马翎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 8

(司马翎作品集)

ISBN 978-7-5090-0379-4

I. 饮… II. 司…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72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3470 号

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 (ChineseKungfu Inc., <http://www.ChineseKungfu.com>)
Copyright 2008, Sung Enterprise Inc., 原书名为《饮马黄河》,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中文简体字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

书 名: 饮马黄河(上、下)

作 者: 司马翎

责任编辑: 肖 文 权宁君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3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010)839084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0.5

字 数: 9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0-0379-4/I·075

定 价: 65.0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司马翎

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



众家评说司马翎

在台湾早期的武侠小说家中，我唯一“迷”过的只有司马翎，他算得上是个天才型作家。记得当年为了先睹为快，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真善美出版社门口，等着看司马翎的新书。后来一集追一集地等烦了，一时技痒才学着写武侠小说。

——古 龙

我最欣赏的武侠作家唯有金庸与司马翎，尤其是司马翎，我觉得他是目前台湾武侠界的第一把交椅，他的作品非常有内涵，而且对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大胆直接，非常真诚、毫无虚假，卓见哲理、俯拾即是……创造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有血有肉的武侠天地！……我在武学方面所重视的精神与气势，是受了司马翎的影响。

——黄 易

我生平最开心的享受就是捧一本好看的武侠小说来欣赏一番。现今我坐飞机长途旅行，无可奈何，手提包中仍常带白羽、还珠、古龙、司马翎的武侠旧作。

——金 庸

吴先生(司马翎)的文字清新流畅，略带新文艺之风，一反过去讲故事的老套。武侠小说之中所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誉之为“新派领袖”，实当之无愧。

——台湾真善美出版社创办人(始于1950年) 宋今人

(司马翎)并不是在梁羽生、金庸的早期作品影响下从事创作，而是在旧派武侠小说的熏陶下走入这一领域的。换言之，他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杰出作家之一，完全是自己探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对于人

性的复杂性的描绘,不但为旧派武侠小说所无,而且也是在梁羽生和金庸的早期作品中所未见的。

——复旦大学杰出教授、中国文学史专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 章培恒

把斗智提升到与武功并驾齐驱的地位甚至更高一筹,是司马翎对“武学”的最大贡献。司马翎通过层出不穷的奇遇和美不胜收的斗智,展现了人性的精妙深微,讴歌了人类的无穷智慧,为中国的武侠小说开创了独树一帜的一大宗派。在今天 21 世纪大陆新武侠崛起之际,本人郑重指出:司马氏剑法是值得新一代作家认真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著名学者、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

可以用很多词语概括司马翎小说创作的特点,例如新派、现代化、智慧风貌、学识渊博等等。但司马翎最根本的特点,应该是对人性的深切了解和热烈呈现。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武侠研究学者 陈 墨

司马翎小说的男主角通常都品貌端正,有很强的道德感,但同时又不是笨人,是在很多次的道德淬炼之中,使得自己在原本具有的正义感的基础上,更显出侠义精神来。他们与敌较量时都靠气势取胜,这种气势来源于浩然之气、正大刚直之气,所谓“至大至刚,集义所生,沛然莫之能御”。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 龚鹏程

“智慧型”的女侠,是司马翎最钟爱、最乐于刻画的,因此出现的频率也最高。同时,司马翎所赋予女性的“自主性”,实际上无异暗示了“女权”的未来的合理发展。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 林保淳

以游戏开发者的角度来看,司马翎的作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希望有机会能将司马翎的武侠世界通过游戏的平台介绍给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也能感受大师的内心世界。

——台湾智冠科技集团董事长 王俊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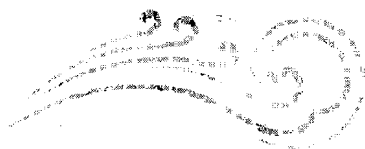
如果论博学,司马翎和金庸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司马翎的文笔也是一流的。他的斗智和气势开创了一条新路、开启了一个未知的武侠领域,后来的古龙和黄易都是在“气势”和“斗智”上做文章。他当之无愧是一代宗师。只有真正对武侠感兴趣的人,对武侠真正有见识的人,才可能真正明白司马翎的价值所在。他可以作为武侠写作者学习时必学的典范。

——《昆仑》《沧海》作者、大陆新武侠领军人物 凤 歌

司马翎武侠小说集·总序

司马翎其人其书

章培恒(复旦大学杰出教授、中国文学史专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旧派与新派之分。旧派武侠小说虽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出发点,但如果没有新派武侠小说,就不可能提高武侠小说的品位。在今天能对广大读者产生吸引力的武侠小说,主要是新派而非旧派。

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金庸和古龙,但形成新派武侠小说盛况的,却绝不只是依靠他们两位。所以,对其他有成就的新派武侠小说和在旧派武侠小说向新派转型期间的突出作品也应给予重视和研究。何况现在的武侠小说创作已面临又一次转型期;为了促使武侠小说的新一轮高潮的到来,对前一阶段的武侠小说创作加以总结,以便从中吸收经验教训,其重要性已日益显示出来。这就使上述的作家研究工作更有其必要性。

在这一类型的武侠小说家中,我认为司马翎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位。

司马翎生平

司马翎本名吴思明,生于1933年,广东汕头人。少年时期受到较好的文化教育。1947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开始接触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朱贞木、郑证因等人的武侠小说,对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书尤为喜爱。1957年至台湾入政治大学政治系,次年发表武侠小说《关洛风云录》,一举成名,因而他休学一年,集中时间与精力创作武侠小说,及至《剑气千幻录》(1959)和《剑神传》(1960;《关洛风云录》续篇)分别在台港报上连载,遂获得了更大名声。大学毕业后,虽担任过《民族晚报》记者、《新生报》编辑等职,但其主要精力仍用于写武侠小说,发表了很多作品,成就也更为卓著,在当时台湾受到热烈欢迎。古龙曾说:“……在台湾早期的武侠小说家中,我唯一‘迷’过的只有司马翎,他算得上是个天才型作家。记得当年为了先睹为快,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真善美出版社(出版武侠小说的出版社。——引者)门口,等着看司马翎的新书。”(见叶洪生《武侠小说谈艺录》中的《当代武侠变奏曲》,台湾联经出版公

司,1994)可见其影响之一斑。在香港也很受重视,金庸对司马翎的小说就颇为喜爱。据其自述:“我生平最开心的享受就是捧一本好看的武侠小说来欣赏一番。现今我坐飞机长途旅行,无可奈何,手提包中仍常带白羽、还珠、古龙、司马翎的武侠旧作。”(见金庸《飞狐外传》最新修订版《后记》,台湾远流出版社,2003)但他在1971年后,主要从事商业经营;晚年偶有所作,也已不能与其以前的媲美。1989年逝世于故乡汕头。

司马翎的创作历程

司马翎武侠小说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中可以看到其艺术成就是怎样不断提高的。其第一阶段始于《关洛风云录》的创作。这也是他在旧派武侠小说的基础上跨出新的脚步的时期。

他写这部小说虽在通常被目为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金庸之后,但从作品来看,似乎并没有受梁、金的影响。因为金庸的最早两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多少有些政治内容:前者含有对乾隆皇帝的批判,后者则对崇祯皇帝和李自成都作了批判。梁羽生的政治色彩比金庸的还明显一些,他的《萍踪侠影》以及赞美清初反清志士的作品就是明显的例子。《关洛风云录》却全无这样的内容,其主线乃是武林门派之间的恩怨以及分属这两个门派的青年男女间的情场波折,这正是旧派武侠小说的传统题材。——我对这两种题材毫无轩轻之意,只是想说明司马翎在这方面接受的乃是旧派武侠小说的传统,而非以梁、金为代表的早期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

在写法上,《关洛风云录》所采取的也是旧派的追求情节丰富、人物众多而且描写充分展开的方法,而与梁羽生、金庸早期作品以一个主要人物为中心来安排情节有别。例如,《关洛风云录》的第一主要人物自是石轩中,但大概有一半左右篇幅所写故事(例如阴无垢与其母亲、德贝勒与珠儿的故事)是既与石轩中不相干,也与第二主要人物——石轩中的恋人朱玲无直接关系的。这在旧派武侠小说的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等书中是常见的,严格说来,是一种缺陷多于长处的方法,因为会导致结构的散漫。是以金庸、梁羽生的早期作品摒弃这种方法是有道理的;司马翎继续使用,则正说明了他的作品实渊源于旧派武侠小说。不过,司马翎在后来的作品中,对这种方法作了改进,因而其作品既除去了结构散漫之弊,而又能保持情节丰富、人物众多、且具有较多丰满形象的优点。

总之,他并不是在梁羽生、金庸的早期作品影响下从事创作,而是在旧派武侠小说的熏陶下走入这一领域的。换言之,他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杰出作家之一,完全是自己探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那么,《关洛风云录》的超越旧派武侠小说之处又何在呢?这就是在人物描写中对人性的复杂性的开始重视。

这部小说的最主要人物石轩中是崆峒派的徒弟,他奉命下山为师门报仇,却与对头的徒弟朱玲恋爱。后来在与对头比武时落下悬崖。脱险后寄住一乡绅家中,于是又产生了种种感情上的纠葛。这些都不脱旧武侠小说的范畴。例如,敌对双方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以及情场波折,早就见于王度庐的《鹤惊昆仑》。但在石轩中身上体现出来的人物的特点却是旧派武侠小说中所没有见到过的。他受旧道德的熏陶很深,对所谓淫邪之行极为憎恶。救他的乡绅已经年老,却有两个年轻的妾;她们不安于室。于是石轩中就对她们进行惩罚;以致一瘫一哑,后者从此就礼佛修行。看到她的这种凄凉的情景,他又产生了疑问:“这个尚是花信年华的少妇,从此青灯黄卷,永绝尘缘,难道是命该如此,不应得到人间欢乐?可是我并没有做错呀!她是应该受惩罚的。……”(16章)又如书中极其凶残的恶魔邓牧,却在不经意间为一个善良的人家所感动,不但无私地帮助他们脱离患难,而且收那家的女孩子为义女,并对她产生了真挚的父爱(30—31章)。像这样的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描绘,不但为旧派武侠小说所无,而且也是在梁羽生和金庸的早期作品中所未见。

这样的好处,大致有二:一是使人物真切可信;二是使许多情节发生出于意外的变化,但又全在情理之中。如石轩中后来遇到危难时,就因邓牧的义女的援助而脱险(51章)。所以,《关洛风云录》的情节曲折、奇幻,不仅在于事件设计的巧妙,还在于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掌握。这是《关洛风云录》超越旧派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司马翎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从《圣剑飞霜》(1962)^①开始的。

在这一阶段里,不但人物描写中的上述优点继续保持和发扬,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尤有重大的突破。如《饮马黄河》(1964)中的春梦小姐和雪女、《剑海鹰扬》(1966)中的端木芙、《丹凤针》(1967)中的云散花,其才能的出众、性格的鲜明不仅在旧派小说中所未见,在新派小说中也可谓别开生面。像云散花那样的美丽、善良、热情而又勇敢、无所顾忌的女性,就其感情的丰富、个性的自然鲜明而论,是在其后的古龙的小说中也很难看到的。只可惜作者自己似乎对她不无偏见,正与梁羽生对《云海玉弓缘》(这恐怕要算是梁羽生写得最好的作品)中厉胜男的偏见相仿。

此外,司马翎在这阶段的小说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①此一小说系《联合报》于1962年开始连载,至1963年底结束。又,凡其作品之先于报刊连载再出单行本者,本文所注皆为其连载开始的年份;以下不再说明。

第一,结构的完整已成为作品的共同特点。一般以一个或两个主要人物为主,所有情节都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因这一个或两个人物的经历和遭遇都很复杂,所以情节丰富而曲折。例如《饮马黄河》,其男主人公要解决一系列问题:谁把他师父变作狼人?谁是一个残忍的暗杀集团的首脑?许多武林高手是怎么失踪的?怎么报自己的家仇?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他遇到种种困难,有了好多意外的朋友和敌人,也有不同类型的男女感情的纠葛,因而波谲云诡,悬念迭起。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推理小说的功能的吸取。在《圣剑飞霜》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凶徒,并且谋杀了少林寺方丈,嫁祸于男主人公皇甫维。经过侦破,才发现这是一位少林寺高僧。在这以后,司马翎作品中就常有此类内容,而且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饮马黄河》的侦破暗杀集团首脑、《剑海鹰扬》的侦破谋杀端木家族的凶手、《血羽檄》的侦破极乐教教主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浩荡江湖》,整个作品由好几个疑案构成,案中有案;案件侦破、罪犯受惩之日,也就是作品结束之时。这样的武侠与推理的结合,也是古龙小说的先声。

司马翎创作的第三阶段,是从《檀车侠影》(1968)开始的。这是其写作技巧更为圆熟的时期,上述优点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以《檀车侠影》来说,主人公徐少龙的性格相当有特色。他具有为国为民的热忱,勇敢,机智,不畏牺牲;渴望爱情,但又能为了事业而牺牲爱情;同时也追求刺激,企图以声色的享受来缓解其危险的生活所导致的紧张感。这样的人物,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的作品里所没有的。《神雕侠侣》的杨过、《笑傲江湖》的令狐冲虽然也有点“邪”,但没有这样厉害。《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虽然也贪财好色、嗜赌如命,但那是另一种类型,不像徐少龙是自觉地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所以,在徐少龙身上,更充分地显示了人的复杂性,无论是较之司马翎以前的小说,抑或是较之金庸等人的作品。同时,徐少龙的这种性格,是在其打入五旗帮的过程中,随着其工作的进展、危险程度的增加而逐步地显示出来的,因而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其女主人公连晓君和另一女性石芳华也都写得丰满而各具个性。

在结构上,《檀车侠影》相当完整而集中,严格地随着徐少龙的行动而展开情节。其中虽有少数故事似乎可有可无,但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徐少龙有一次在饭馆里遇到一个飞扬跋扈的青年,为了掩蔽自己的身份,不得不与他周旋。那人要徐少龙到一个船上去送封信,徐少龙不得不去。他在船上碰到了两个妇女,然后就回来了。这似乎全是闲笔,但到后来,徐少龙两次得到了船上那个年长妇女的帮助。一次是内力大伤而又受到强敌逼迫之时,她帮他恢复了内力;一次是

在重伤垂死之际，她把他带走了，并且声称可以把他救活。同时，作者为徐少龙安排了许多陷阱和看似难以克服的障碍，而徐少龙都运用他的机智、匪夷所思地一一解决了，因而整个作品都充满着深具吸引力的悬念，一个刚去，一个又来。

在武侠和推理的结合方面，《檀车侠影》也相当突出。徐少龙的任务是要查获五旗帮中一个贩卖人口的集团。这任务是在作品开始不久就提出的，以后虽逐步地取得进展，但直到作品结束，才弄清楚了这个集团——甚至整个五旗帮——的首领并非帮主钟抚仙，而是其副手袁琦；钟抚仙倒是受袁琦支配的。

总之，司马翎创作的第三阶段所形成的种种长处，在《檀车侠影》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和进一步的发扬。

也是属于这一时期的《玉钩斜》，在上述的特点以外，还具有悲剧色彩。作品中有三个年轻而美丽的女性：一个武艺高强，冷傲孤独，最后受重伤而死；一个温柔善良，但患上了麻风症；一个生在巫婆之家，生活没有温暖，结果投入空门。此书所写的实是人生的不幸，具有哲学意味。这在武侠小说中也是少见的。

司马翎小说的成就和地位

综上所述，司马翎的武侠小说具有如下特色：内容丰富，情节紧张曲折而绝大部分作品不流于怪诞；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并含有较细腻的心理描写；多数作品结构完整并与推理相结合。换言之，他既充分吸收了旧派武侠小说的优点，克服了它的缺陷，又较充分地、多方面地体现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优越性，在武侠小说史上实具有重要地位。可惜的是：他的作品没有像金庸似地经过一道最后的润色、修整的过程，因而不能呈现像金庸作品集那样焕然一新的面貌。

章培恒

[作者简介]

章培恒:1934年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工作至今。曾任中文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并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5年与陈思和教授等共同创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博士点,并担任该专业博士生导师。1984年由国务院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6年获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称号。

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现代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治学谨严,注重实证,而又视野广阔,见解富于独创性。著有《洪昇年谱》(曾获上海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献疑集》(获教育部普通高等院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被视为最早突破固有文学史格局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等。主持编纂《新编明人年谱》,合作编纂《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禁书大观》等。

章教授自幼喜读武侠小说,早在1988年即撰《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对金庸小说予以肯定和赞扬,并曾撰文从学理上就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古今演变进行梳理。

《饮马黄河》导读

杨晋龙(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所长)



以出版武术、修道及武侠小说驰名的台湾真善美出版社,在潜修多年后,终于重现江湖,为沉寂的武侠世界,再开新局。笔者忝为“武迷联盟”之一员,有幸逢此令人兴奋的时刻,焉能“坐怀不乱,无动于衷”,所以才敢不揣浅陋地和诸位“侠迷”同道,谈谈《饮马黄河》的读后心得,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多、更深入的高见。

《饮马黄河》是司马翎(原名吴思明,1933—1989)后期(1966—1971)的代表作之一,主要是叙述落难王孙朱宗潜消灭职业凶手集团——黑龙寨、逼退意欲征服天下武林的冰宫及代表朝廷利益的东厂高手的事迹。其中有儿女私情、有个人恩怨、有人间公义,有悬疑、有推理、有斗智,乍看之下,似在“意料之外”;细思之后,却全在“情理之中”。除了具有武侠小说的娱乐效果外,更在小说情节的推衍过程中,借着书中人物的对话以及作者旁白,提供读者一些人生价值判断、自我修炼的意见和理论,使读者在享受小说的乐趣时,无形中也获得舒解心理焦虑、增强自我意志品质力和引发内在正义感等正面效果。

二

武侠小说是为一般大众所写的通俗作品,“通”就是毫无阻碍的意思,“俗”就是毫不考虑就接受或实行,也就是多数人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的行为,所以古圣先贤的理想是“化民成俗”(《礼记·学记》)。“通”和“俗”联文表达的是普遍或普及的意思,因此武侠小说中或许有“俗不可耐”的作品,但“高不可攀”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欣赏的作品,也绝不会是武侠小说要追求的目标。武侠小说作者心目中的读者,当然不会是极少数不食人间烟火的雅士,而是只要认识字的平民大众,它所设定的阅读对象既然如此之广,又如此之多,所以一部成功的作品,不但要有“老少咸宜”的特性,更要具有“见仁见智”——适合不同程度读者兴味——的群众魅力。

武侠小说既然是一种大众化的消费品,它的消费层面广,阅读群众多,从

流传(大众传播)的观点来看,它的影响力应该不会太小,因此一部有内容的优良武侠作品,对社会的教化作用,不但不逊于刻意为之的殿堂之作,就其对读者潜移默化的作用上,恐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多数人最怕听别人“念经”(说教),因此,一看到说教的文章,抗拒的厌恶心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油然而起,一般说教文章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而武侠小说的读者绝不会疯狂到把它当成教训的圣书来看,在读者心目中,武侠小说纯粹是娱乐性质的作品,所以武侠小说中所传达的讯息,读者会在毫无戒心的阅读过程中受到影响。因为读者不会觉得作者是在“说教”,厌恶抗拒的心理无从产生,在愉悦和兴趣盎然的气氛中,也就不知不觉地“受教”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无形之教所形成的“内化”的效果,影响之深,作用之大,教育心理学界论者颇多,就不必再多加饶舌了。

真善美出版社出版的武侠小说,由于已故负责人宋今人先生的带有文化传统的理想,订定“七大”征稿标准,因此出版的武侠小说,多数具备了上述所言的有形娱乐与无形教化的要求。而司马翎的作品,就是在前述标准下创作而成的佳作之一。有关司马翎总体作品的优劣状况,自有叶洪生先生及林保淳学长的文章可参,本文目的则在说明《饮马黄河》一书之读后心得,介绍该书趣味之处及其所隐含的各种价值。

三

阅读武侠小说主要是娱乐休闲的追求,娱乐的效果来自“有趣”的感觉,“有趣”的内涵则因人而异,所以“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些“门道”与“热闹”的形成,自然是来自小说中的故事内容、人物个性、情节安排等等,有足以引人入胜的描绘,因而吸引读者。司马翎《饮马黄河》一书,笔者觉得有下列几点足以引发读者阅读兴趣的特点和价值:

1. 书名和内容契合

一本书命名如果恰当,对读者理解该书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帮助,并且对读者也具有吸引的作用。如果读者熟悉《左传》和《史记》,就会发现“饮马黄河”一词,不是来自“饮马于河”(《左传·宣公十二年》、《史记·秦本纪》),就是受到“饮马西河”(《史记·楚世家》)的启发。而书中重要情节的发展,都在黄河流域,尤其是河南境内发生。银衣帮的平八坛在洛阳郊外,黑龙寨的势力从西安府起到出海为止的黄河流域。朱宗潜认识的女性:林盼秋、雪女、褚玉钏、春梦、钟勿花,和其相关的重要事件:揭穿黑龙头沈千机真面目、逼退冰宫和东厂、解除其师卓蒙“狼人”之疾等等,均发生在黄河岸边的开封或洛阳,最后则在滔滔的黄河岸边结束全书。“饮马黄河”的书名不但表达了书中的内容,更

指出了事件发生的地点,命名颇具巧思。

2. 情节的照应密合

小说最忌讳的是前言不对后语:前面安排的人、事、物到后文不是没有交待清楚,就是无缘无故地消失无踪,甚至互相矛盾。《饮马黄河》中安排的情节,前后文的照应相当密合,因此许多事件粗看起来,似乎只在作平面的叙述,但继续看下去,才发现原来是下一事件的“伏笔”,这种安排,常能令读者有“恍然大悟”、“豁然贯通”的舒畅之感。例如:朱宗潜的师父不告而别,朱宗潜的身份之谜、服食“紫府禁果”、发现康神农、林盼秋出身的落日谷埋春庵及拥抱朱宗潜奔逃等事,似乎是毫不相干,但随着书中故事的发展,才发现朱宗潜的师父是受到康神农弟子沈千机的毒害而变成“狼人”,而沈千机则是黑龙寨的头子,不但武功高强,更擅长用毒,如果没有“紫府禁果”抗毒、增长功力的效用,则朱宗潜根本不可能见到康神农,因此也就无法对抗沈千机,也无法解除其师卓蒙的“狼人”之毒,更无法击退冰宫主人。“紫府禁果”能发生功效,不能没有纯阴之体林盼秋的拥抱,而林盼秋师父失踪之谜,待冰宫主人出现,朱宗潜发现落日谷出产的“紫金铜”具有镇定心神的作用后,就发生关联,并因而引出武当派年轻长老毕玄通的身世,也因此解除武林人物被冰宫的控制,使得冰宫一派不得不退出中原。朱宗潜的身世,在李思翔处和初见符直时,均曾触及,然并未明言,使读者产生“是耶非耶”的怀疑情绪,到了和雪女及李通天入开封城筹钱时,又进一步指出其与皇室有关,到了揭穿沈千机的真面目后,才对欧阳慎言自承具有“亲王身份”,等到春梦小姐出现后,才指出他是“已薨的西王的儿子”,读者这才确定朱宗潜的身份,而前述诸情节也就因而有了着落。这些松散而无关联的事件,在作者巧妙的安排下,随着情节的发展,反而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伏笔,照应得了无痕迹,令读者有“理所当然”的释怀的感觉。

3. 人物的个性鲜明

书中主角朱宗潜的机智,令他能“抢制机先,决胜于尚未动手之前”,对事情的分析,亦“每从意表之外,别立奇论,但毫不牵强”,富于正义感,故形成无坚不摧的气势,在书中的表现固然非常突出,另外铜面凶神佟长白的“血性友爱”、坦白率真,有如《水浒传》中的李逵,也令人印象深刻。反派的计多端、沈千机的富于谋划,善于自我隐藏和防护,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些人物的表现,活灵活现,丝毫没有造作的斧斫痕迹,令人有“本来就会这样”的顺畅之感。另外像书中出现的女性,如林盼秋的孤芳、雪女的冷傲、褚玉钏的体贴、春梦的高贵等等,也各有特色。作者借康神农之口描绘褚玉钏的“温柔体贴,晓得在

什么时候不打扰男人”的美德,这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对象。

4. 心理的描绘细致

《饮马黄河》中对人物心理的分析,除了作者以全知观点所作的旁白,如描写雪女和春梦初见面时,作者说她们“和世俗的妇女没有区别,见到了装束入时或姿色过人的同性,总会感到莫大兴趣”一类的说法外,如朱宗潜到王屋山的迷仙秘窟时,分析岗哨警卫被强劲的山风猛吹,再加上“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空山寂寂,令人寂寞烦闷。因此,警卫之人必定缩在里面躲风睡觉”;分析卓蒙所以被沈千机所制,系突然看到二十年不见的妻子之故,以及沈千机送给卓蒙的儿子一个带有“阎王火”的翡翠玉佩,推测卓蒙会因为他所送而抛弃,因而可以引发大爆炸的安排;分析金罗尊者及哑仙一旦知道自己受到冰宫禁制心神,只能清醒三日,此后就永为冰宫奴仆之事,必定会在“自己尚未铸成大错以前,径行自裁”的心理等等,均是合情合理,毫不牵强。又安排褚玉钏因怀疑朱宗潜另有情人,为了报复,故答应并温同游洛阳名胜之事,以及吕钧分析春梦无法胜过朱宗潜,只因“身为少女”,难挡异性的“强大魅力”之故,这类少女心理的描绘,相当真实有趣。

5. 观念正确而有益

武侠小说固非教化人心或教导知识之书,但其潜移默化之效实大,所以书中表达的观点,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笔者反省自身某些价值的判准及处事的原则,不得不承认有部分源于武侠小说。《饮马黄河》中特别强调“气势”,而气势的根源,乃是从“坚强的信心,以及武功修为中,激发出刀剑的锋芒杀气,形成一种介乎精神及实质的力量”,这股因“意志强毅,养成一种凌厉气势”的力量,“唯有从侠义之心生出的杀机,方足以持久不衰,无物可撓其锋。这侠义之心,便是抑强除暴,歼灭恶人之意”,强调“武德”,把武术发挥能力的根源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朱宗潜因为具有这股侠义之心所形成的意志力,故能感动康神农、击退冰宫圣母。这种强调气势源自侠义之心的观点,熟悉《孟子》的读者,应当能感觉到和《公孙丑上》所谓“配义与道”而形成的“浩然之气”,竟然有几分神似,若再参照书中人物李思翔所引“孟夫子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话定是亲身体认的道理功夫”的叙述,以及作者旁白解说的“意思说:凡事自问若是合于义理,则敌人虽然多达千万之众,我亦勇往直前”的说法,则《饮马黄河》似乎有意借着武侠故事的情节,用来为孟子的“不动心”、“集义所生”、“至大至刚”的“气”的抽象概念作解。因此作者特别推崇“既知其理,便当真实行,真正是个知行合一,践履笃实之士,绝非世间一般空

谈仁义之辈”的李思翔；而批评井温“亦能辨知善恶，甚至他本人亦崇拜忠义凛烈之士。可是他自身的行为，却不必依循这一途径。因此，他口中说什么话都没有价值，若然他的行为与他所说的不相应，那只有令人觉得更加可鄙”的知与行不能相应的行为，作者甚至指出“这‘正义’一词听起来冠冕堂皇得很，似乎可以为了它而牺牲一切，但事实上芸芸众生，有几个能当真奉行‘正义’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作者也借吐痰而传染疾病的事，来说明“当事之人往往不肯依道理行事”，而只会谴责他人，却不知自我反省的怪现象。书中更借李通天和雪女应答之际，说明“任何罪大恶极之事，都可以找出掩饰辩护的理由”，杀手集团虽有“一点点抑制强梁的好处”，却万万不能抵消“只是关心价钱，不讲正义公理”而滥杀好人的“滔天之罪”。

这些似有意又无意道德正义的观点，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影响读者，激发读者内在的正义感，协助读者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这无形的教育功能，恐不下于严肃的载道之文。

以上几点是《饮马黄河》特别值得提出来的特色，当然限于篇幅，举例无法详尽，但窥一知百，由此简略的归纳，读者当可因此而知《饮马黄河》一书之重点和价值所在了。

四

《饮马黄河》既是司马翎的佳作之一，因此司马翎小说所共同具有的特色：推理、悬疑、斗智，以及富于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内容，在本书中也同样具备。除前述几点外，书中所述明代东厂有“豹牌”一事，确非虚构，北京图书馆即藏有一“豹字陆佰拾号”，为明正德年间（1505—1521）物，与本书所述“百数十年”之时间相符；再则朱宗潜为王孙，根据《大明会典》齐王位下，确有“宗”字排行，而明代王孙之名最后一字，正是依五行排列为序，因此朱宗潜之名，实有依据，而非随意命名。其他如“分尸阵法”源于宋代许洞的《虎铃经》、形容美人之神态引卫泳的《枕中秘》、描写洛阳的景色以及称为“九朝都会”之故、重述嫦娥奔月故事等等，均可见司马翎“杂学”应用之妙。当然《饮马黄河》也非十全十美之书，其中是否有可议之处，或者还有笔者犹未表出的有趣的特色，则等待同道读者更进一步地挖掘。梁任公（1873—1929）在《学问之趣味》中所谓“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的“野人献曝”的话，正可借来作为本文的总结。

杨晋龙

[作者简介]

杨晋龙:1951年生。台湾大学夜间部中文系毕业,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硕士,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副所长。研究主题为宋代以后诗经学史、四库学、治学方法、教育思想等相关问题,著有《钱谦益史学研究》《明代诗经学研究》;编有《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清代扬州学术》;主编点校《汪喜孙著作集》;合编有《陈奂研究论集》《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学术思想篇》;发表论文五十多篇。曾获台湾“中央研究院”年轻研究人员著作奖及主题研究计划奖助;并多次获得台湾“国科会”甲乙种奖励及专题研究计划奖助。工作之余嗜读武侠小说,尤好司马翎作品,曾撰《〈孟子〉在司马翎武侠小说中的应用及其意义》一文,探讨司马翎受儒家影响的实情,指出司马翎对于孟子所谓“义利之辨”“舍身取义”“威武不能屈”“是非之心”“羞恶之心”“不忍人之心”及“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等宏言说论或雄辩之辞,在小说中不断加以征引,且翔实发挥的事实。